

《全唐文》中的郭子仪奏表

阎广勤

《全唐文》是唐代文章的总集，共收有三千多人的一万八千多篇文章，于清嘉庆十九年编辑完成，其中有郭子仪的奏表三十篇。现将几篇主要的奏表介绍如下（笔者标点）：

请宣示俭德表

臣闻古先哲王，莫不崇俭以阜时，戒奢以敦本，勤以树善，利在化淳。伏惟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，缵成盛业，备历诸艰，功存造化，泽被眚俗。至於服用之饰，声乐之娱，宜有所增加，以彰圣德。今月十六日，臣等伏蒙天恩，幸霑内宴，切见後庭伎乐，其数非多，衣制俭薄，颇为逼下。顾无丽绮之玩，是行质素之风，恭惟睿慈，允臻於道。昔汉文念中人之产，晋武焚外国之裘，皆抑止於有余，匪谦让於当分。以今比古，无德而称。况圣作物睹，著自格言，上行下效，存以理体。陛下以农桑未乂，军务犹虞，思维富教之繇，率先俭约之化。康宁之福，莫尚於此！臣等备位宰臣，职当毗赞，恐圣烈无纪，臣下未知，请编之史策，宣示中外。

【题解】上文载于《全唐文》卷三百三十二。文中称皇帝为“乾元大圣文武孝感皇帝陛下”，指的是唐肃宗，据《资治通鉴·唐纪三十六》，此尊号为乾元元年（758）十二月定，

上元二年（761）九月去。文中“伏蒙天恩，幸霑内宴”，证明此表作于在长安之时。郭子仪乾元元年（758）十二月至次年七月在平叛前线，乾元二年（759）七月罢兵权回长安，故此表当作于唐肃宗乾元二年（759）七月至上元二年（761）九月之间。

请雪安思顺表

臣某言：臣闻卻宥之死，罪由无极；申侯之戮，谮起涛涂。恶直丑正，其来自远。伏见故开府仪同三司兼工部尚书安思顺，并弟羽林军大将军兼太仆卿元真等，竭心圣代，宣力先朝。或任重疆场，或寄深环列，刈单于之垒，殿天子之邦。播算竹帛，图形文素，既称名将，实为勋臣。哥舒翰与之不叶，因谋陷害，云共禄山通应，兄弟尽受诛夷。冤痛之心，歿而犹在，安禄山牧羊小丑，本实姓康，远自北来投中夏，思顺亡父波主，哀其孤贱，收在门阑。比至成立，假之姓氏。及禄山拥旄蓟北，思顺授钺朔方，虽则兄弟而情非党与。禄山未反之日，思顺屡已陈闻，朝廷百僚无不委悉。岂意奸人罔上，成此盗憎，生为尽节之臣，死为衔冤之鬼。赵母以先请免坐，思顺以变告覆宗，死而有知，饮恨何极？伏惟陛下以至圣之德，绍休帝图，荡定妖氛，肃清寰海。轸纳隍之念，深解网之仁，陷贼衣冠，咸蒙齿列，岂令思顺兄弟，独隔恩私？忠义之臣，所为流涕，此臣所以特祈昭洗，昧死上闻。但雪此一家，必万方感惠。何则？逝者抱屈，尚蒙见申，则存者谋安，故无冤滥。虽有不宾之俗，将闻风而悦服；蓄疑之将，当委

质而来朝。岂惟天下归仁，实亦幽明钦德。无任恳愿之至！

【题解】上文载于《全唐文》卷四百五十二，由郭子仪的幕僚邵说代为草拟。安思顺是唐玄宗时的将领，安史之乱爆发前的朔方节度使，郭子仪那时是他的部下。唐人姚汝能所撰《安禄山事迹》记，安思顺是胡人，其父名安波注（又作安波主），安波注之兄名安延偃，安延偃是安禄山继父。据《资治通鉴》：安史之乱爆发后，唐玄宗将安思顺调回朝廷任户部尚书（郭子仪此表记为工部尚书），由郭子仪继任朔方节度使平叛。安思顺因在安禄山叛乱前曾上奏称其欲反，故唐玄宗未因他是安禄山亲族而加罪。但大将哥舒翰素与安禄山、安思顺不和，遂借安禄山叛乱之机，设计陷害安思顺。天宝十五载（756）三月，安思顺及其弟安元真被玄宗下令诛杀。郭子仪知安思顺之冤，故上此表，请求为其昭雪。上表时间，从文中讲安思顺“宣力先朝”，知应在唐肃宗时。从“陛下……荡定妖氛，肃清寰海。……陷贼衣冠，咸蒙齿列”等句看，应为唐肃宗乾元元年（758）六月或七月。因据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二十，乾元元年六月“戊午，敕两京陷贼官，三司推究未毕者皆释之。”“齿列”与“释之”同义。

进赐前後诏敕自陈表

臣德薄蝉翼，命轻鸿毛，累蒙国恩，猥厕朝列。会天地震荡，中原血战，臣北至灵武，觐先皇帝，乃举兵而南，大蒐於岐阳。先帝忧勤宗社，托臣以家国，俾副陛下扫两京之妖祲。陛下雄图丕断，再造区宇，自後不以臣寡劣，委文武之二柄，外敷邦教，内调鼎饪，是以常许国家之死，实荷日月之明。臣本愚浅，言多诋直，虑此招谤，上渎冕旒。陛下居高听卑，察臣不贰；皇天后土，察臣无私。伏以器忌满盈，日增兢惕，焉敢偷全，久妨贤路？自受恩塞下，制敌行间，东西十年，前後百战。天寒剑折，溅血霏衣，野宿魂惊，饮冰伤骨。跋涉艰阻，出没死生，所仗惟天，以至今日。陛下曲垂惠奖，念及勤劳，贻臣诏书一千馀首。圣旨微婉，慰谕绸缪，彰微臣一时之功，成子孙万代之宝。自灵武、河北、河南、彭原、鄜坊、河东、凤翔、两京、绛州，臣所经行，赐手诏敕书凡二十卷，昧死上进，庶烦听览。

【题解】上文载于《全唐文》卷三百三十二，当作于宝应元年（762）八月。这年四月，唐肃宗去世，唐代宗即位。独揽大权的宦官程元振忌老将不好驾驭，进谗言挑拨，使唐代宗于是年八月罢免了郭子仪的副元帅。郭子仪怕谗言得逞，就把代宗当年给他的亲笔书信共一千多篇集中起来，进呈给代宗，借此表白自己，并上了这个奏表。代宗见表后说：“朕不德不明，俾大臣忧疑，朕之过也。朕甚自愧，公勿以为虑。”遂将郭子仪留在京师。

请车驾还京奏

臣闻雍州之地，古称天府，右控陇、蜀，左扼崤、函，前有终南、太华之阴，後有清渭、浊河之固。神明之奥，王者所都。地方数千里，带甲十余万，兵强士勇，雄视八方，有利则出攻，无利则入守。此用武之国，非诸夏所同，秦汉因之，卒成帝业。其後或处之而泰，去之而亡，前史所书，不唯一姓。及隋氏季末，炀帝南迁，河洛邱墟，兵戈乱起。高祖倡义，亦先入关，惟能翦灭奸雄，底定区宇。以至於太宗、高宗之盛，中宗、元宗之明，多在秦川，鲜居东洛。间者羯胡构乱，九服分崩，河北、河南，尽从逆命。然而先帝仗朔方之众，庆绪奔亡；陛下藉西土之师，朝义就戮。岂唯天道助顺，抑亦地形使然，此陛下所知，非臣饰说。近因吐蕃凌逼，銮驾东巡。盖以六军之兵，素非精练，皆市肆屠沽之人，务挂虚名，苟避征赋，及驱以就战，百无一堪。亦有潜输货财，因以求免，又中官掩蔽，庶政多荒。遂令陛下振荡不安，退居陕服，斯盖关于委任失所，岂可谓秦地非良者哉？今道路云云，不知信否？咸谓陛下已有成命，将幸洛都。臣熟思其端，未见其利。夫以东周之地，久陷贼中，宫室焚烧，十不存一。百曹荒废，曾无尺椽，中间畿内，不满千户。井邑榛棘，豺狼所嗥，既乏军储，又鲜人力。东至郑、汴，达於徐方，北自覃怀，经於相土，人烟断绝，千里萧条，将何以奉万乘之牲饩、供百官之次舍？矧其土地狭隘，才数百里间，东有成皋，南有二室，险不足恃，适为战场。陛下奈何弃久安之势，从至危之策；忽社稷之计，生天下之心？臣虽至愚，窃为陛下不取。且圣旨所虑，岂不以京畿新遭剽掠，田野空虚，恐粮

食不充，国用有阙？以臣所见，深谓不然。昔卫文公小国之君、诸侯之主耳，遭懿公为狄所灭，始庐於曹，衣大布之衣，冠大帛之冠，元年革车三十乘，季年三百乘，卒能恢复旧业，享无疆之休。况明明天子，躬俭节用，苟能黜素餐之吏，去冗食之官，抑竖刁、易牙之权，任蘧瑗、史 之直，薄征弛力，恤隐迨鰥，委诸相以简贤任能，付老臣以练兵御侮，则黎元自理，寇盗自平，中兴之功，旬月可冀，卜年之期，永无极矣！愿时迈顺动，回銮上都，再造邦家，惟新庶政，奉宗庙以修荐享，谒陵寝以崇孝思。臣虽陨越，死无所恨。

【题解】上文载于《全唐文》卷三百三十二，作于广德元年（763）十一月。广德元年十月，吐蕃军进攻京城，代宗逃往陕州（今河南陕县），长安失陷。十一月，郭子仪带兵收复长安。把持朝政的宦官程元振惧自己的劣行受到天下谴责，又以郭子仪再立功勋，不欲代宗还京，劝代宗迁都洛阳，诏令已下。郭子仪得知后，立即向在陕州的代宗上此奏表，论说利害，建议代宗放弃成命，回到长安。代宗见此表后，垂泪对左右说：“子仪用心，真社稷臣也。可亟还京师。”

请雪裴仆射表

臣某言：臣闻忠邪不可以并立，善恶不可能同群。吴任宰嚭而伍胥鸱夷，楚任靳尚而屈原放逐。远惟前事，孰不痛心？伏见澧州刺史裴冕，明允忠肃，道高德厚，匪躬无怠，有謇谔之风。首佐先帝，驱驰灵武，赞云雷之业，成社稷之勋。程元振忌其直道刚方，遂加诬构，

贬谪荒裔，天下称冤，空怀丑正之悲，莫雪盗憎之耻。今奸邪屏退，圣政文明，百度惟贞，四门已穆。而寰海之内，元元之人，莫不延首德音，思闻至化。伏愿特令追冕，列在朝廷，俾之台座，端揆庶僚。平章百姓，处訏谟之任，当燮理之权，必能协和万邦，致君尧舜。臣位兼将相，职忝股肱，窃思贤杰，共熙帝载。无任恳迫之至！

【题解】此文载于《全唐文》卷四百五十二，由郭子仪的幕僚邵说代为草拟。裴仆射，即裴冕，因他曾任右仆射故称裴仆射。裴冕是唐肃宗、代宗时的大臣。安史之乱爆发时，他由河西节度使行军司马升任御史中丞，在去长安赴任的半途，于平凉（在今甘肃），遇到逃难至此的太子李亨。裴冕与朔方节度留后杜鸿渐等人，劝李亨至灵武（在今宁夏），并拥戴李亨即皇帝位，为唐肃宗。裴冕因拥戴之功，被任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，后改任尚书右仆射。代宗时，因得罪执掌大权的宦官程元振而被贬为施州刺史，又移澧州刺史。此事与程元振冤杀大将来瑱前后发生，影响极坏，《旧唐书·程元振传》云：“来瑱名将，裴冕元勋，二人既被诬陷，天下方镇皆解体。”

广德元年（763）十一月，程元振因专权自恣，招致吐蕃入侵，而被削去官爵，放归田里。次年正月，又被放逐到江陵。郭子仪在这个时候上此表诉裴冕之冤，举荐裴冕回朝廷任职。唐代宗接此表后，即于广德二年（764）二月，任裴冕为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。

上此表时间，约为广德二年（764）正月。据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的代宗本纪、裴冕传及《资治通鉴》：宝应元年（762）贬裴冕为施州刺史，数月移澧州刺史。广德元年（763）十月，吐蕃占领长安，代宗逃至陕州。十一月，削去程元振官爵，郭子仪收复长安。十二月二十六日，代宗从陕州回到长安。广德二年（764）正月初四，将程元振放逐到江陵，二月初十，任命澧州刺史裴冕为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。而此表中有“伏见澧州刺史裴冕，明允忠肃”、“今奸邪（指程元振）屏退，圣政文明”等句，可见上此表时，裴冕仍为澧州刺史，而程元振已经被放逐。即，上此表时间在广德二年（764）正月初四以后，二月初十以前。

谢副元帅河中节度使表

臣某言：伏奉今月 日制，授臣河东副元帅、河中节度使。寄深匡辅，任切安危，宠命遄临，忧惶如灼，臣某中谢。臣智术凡浅，才略无闻，承日月之光，偶风云之会，自奉先帝，徇以驱驰，披甲即戎，载罹寒暑，比凭朝算，克振天声。虽毫发之功，曾无足纪，竟不能扫荡妖孽，使八方攸同。谬践中枢，仍叨上将，分茅锡土，荣冠一时，悽悽之诚，窃自增愧。今又猥蒙驱策，出镇河中，授臣以连帅之权，委臣以专征之务，虽才轻方召，而任比桓文。此陛下除奸之时，乃微臣死难之日，窃睹自古忠义之士，莫不扶危救祸，忧国忘家，虽在暮年，犹思报主，则廉颇强饭，马援据鞍，以臣方之，有甚前哲。军国

重事，不敢固辞，誓竭股肱之力，以副腹心之寄。倘皇猷获展，寇难克平，殒身戎行，实无所恨。无任感恩。

【题解】此文载于《全唐文》卷四百五十二，由郭子仪的幕僚邵说代为草拟。广德二年（764）正月，安史之乱虽已平息，吐蕃入侵长安也被击退，但唐将仆固怀恩又在河东谋乱。为平息仆固怀恩之乱，代宗任命郭子仪为河东副元帅、河中节度使。任命下达后，郭子仪即上此表，表达他扶危救祸，忧国忘家，殒身戎行的决心。

谢一子三品官表

臣某言：伏奉二月二十一日恩制，敕赐臣一子三品之官并阶。鸿私曲临，魂守飞越。臣某中谢。臣闻禄位之设，以待勋贤，苟非其人，必贻伊咎。臣之弱子，未有令闻，方且励以义方，教之诗礼，遽承殊泽，特授崇班，非唯有黜朝章，名器难假，实亦惧招官谤，颠沛为忧，寤寐兢惶，罔知攸处。况臣荣登上相，任重总戎，子弟数人，尽居右职，过亢之诚，切在於心，常怀棟挠之灾，宁忘屋漏之愧。乞停宠命，俯遂愚衷，庶幼童无冒进之嫌，微臣有知足之谊。无任感惧屏营之至！

【题解】此文载于《全唐文》卷四百五十二，由郭子仪的幕僚邵说代为草拟。广德二年（764）二月，唐代宗举行南郊大礼，发布《南郊敕文》，其中提到要赐予郭子仪一子三品官。郭子仪即上此表，认为授官应予贤人及有功之人，而自己与子弟已享荣禄，过亢冒进，宜招灾引祸。故

请求代宗停止此项任命。

让加太尉表

伏以太尉职雄任重，窃忧非据，辄敢上闻。今日开府敬令琬至，伏奉墨诏，不蒙允许。仰观圣旨，惶骇失图。臣畴昔之分，早知止足，今兹累请，窃惧满盈。义实由衷，事非矫饰，志之所至，敢不尽言。自兵乱以来，纪纲寝坏，时多躁竞，俗少廉隅。德薄而位尊，功微而赏厚，实繁有众，不可殫论。臣每见之，深以为念。昔范宣子让，其下皆让，栾黶为汰，不敢违也。臣诚薄劣，窃慕古人，务欲以身率先，大变浮俗。是用勤勤恳恳，愿罢此官，庶礼让兴行，由臣而致也。臣位为上相，爵为真王，参启沃之谋，受腹心之寄。恩荣已极，功业已成，寻合乞骸，保全馀齿。但以寇雠在近，家国未安，臣子之心，不敢宁处。苟西戎既叙，怀恩就擒，畴昔官爵，誓无所受。必当追踪范蠡，继迹留侯，臣之鄙怀，切在於此。伏愿察臣愚款，炤臣血诚，远降德音，俯停新命。上以广圣明德让之美，下以免微臣无极之灾。毕力捐躯，万死无恨。

【题解】上文载于《全唐文》卷三百三十二。广德二年（764）九月，唐代宗进郭子仪为太尉。郭子仪连上奏表，坚辞不受，代宗不准。郭子仪又面见代宗，当面感泣辞让，代宗只好同意。《旧唐书·代宗本纪》记“子仪三表恳让太尉”，《全唐文》录两道奏表，这是其第一表。

请孙守亮代男行营事状

右，臣前日面奉进旨前件，男领兵马赴灵州。伏以朔方军幕，宿将颇多，任以兵权，合先勋旧。非独藉其时望，亦以厌伏众心。男晞年才成立，素不更事，虽薄闲骑射，而未有智谋；军政弛张，或非详练。昨缘逆徒在近，畿甸多虞，令统先军，以当大敌。仓皇之际，不可固避，毕力捐躯，幸摧坚阵。此天威所及，非童子有成，欲速赴边陲，实恐未堪专任。右厢兵马使、开府孙守亮，出身入仕，皆在军行，将校畏威，士卒怀惠，智能料敌，勇可摧凶。使与浑日进同行，必冀免贻圣虑。又男晞自幼及长，首末随臣，常在私庭，未曾远行。深愿容其濯澣，许以旬月休闲，他日更有任使，敢不奔波道路。臣位崇寄重，效浅恩深，常恐委任失人，以速官谤。知子者父，敢不上陈。伏乞天慈，俯哀诚请。

【题解】此文载于《全唐文》卷四百五十二，由郭子仪的幕僚邵说代为草拟。广德二年（764），仆固怀恩引吐蕃十万之众入侵京西。九月，郭子仪令其三子郭晞统先军至邠州（今陕西彬县）防守。郭晞于十月大破敌军。代宗命郭晞率军赴边陲灵州。郭子仪认为“任以兵权，合先勋旧”，谦称郭晞年少，有勇无谋，军政弛张，不堪此任。因上此表，推荐大将孙守亮担此重任。

让加尚书令表

伏奉广德二年十二月三日制，加臣尚书令，余并如故。受恩逾量，魂守飞越。臣闻王政之本，系於中台，天下所宗，谓之会府，大录其事，自古攸难。宣五常之教，仪刑百辟；揆六联之务，阜成兆人。非才则阙，不可滥处。臣以薄劣，素乏行能，逢时扰攘，猥蒙驱策，内参朝政，外总兵权，上不能翼戴三光，下不能纠遯群慝。功微赏厚，任重恩深，覆餗之忧，实盈寤寐。臣昨所以固辞太尉，乞保余年，殊私曲临，遂见矜许。窃谓陛下已知其愿，深察其心，岂意未历旬时，复延宠命。以臣褊浅，又寡知谋，安可谬职南宫，当兹大任？况太宗昔居藩邸，尝践此官，累圣相承，旷而不置。皇太子为雍王之日，陛下以其总兵薄伐，平定关东，饮至策勋，再有斯授。岂臣末职，敢乱大伦？德薄位尊，难逃天下之责；负乘致寇，复速神明之诛。伏乞天慈，俯停新命，非惟名器无假，实冀骸骨获全。在於微诚，皇穹所鉴。

【题解】上文载于《全唐文》卷三百三十二。广德二年（764）十月，郭子仪在奉天（今陕西乾县）击退了吐蕃的入侵。十二月，代宗任他为尚书令。尚书令为尚书省长官，正二品。尚书省主管全国行政事务，下属有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。尚书令为宰相之一，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前为秦王时，曾任此职，因而后世皇帝不轻易将此职授人，大臣也不敢受此职。郭子仪也以此为由，上此表辞谢不任。

让尚书令第二表

臣伏以尚书令，武德之际，太宗为之。一昨沥恳上陈，请罢斯职，而陛下未垂亮察，务欲褒崇。区区微诚，益用惶惧。何则？太宗立极之主，圣德在人，自後因废此官，永代作则。陛下守文继体，固当奉而行之，岂可猥私老臣，隳厥成式，上掩陛下之德，下貽万方之非。臣虽至愚，安敢轻受？况久经兵乱，僭赏者多，一人之身，兼官数四，朱紫同色，清浊不分，烂羊之谣，复闻圣代。臣顷观其弊，思革其源，以逆寇犹存，未敢轻议。今元凶沮败，计日成擒，中外无虞，妖氛渐息，此陛下作法之际、审官之时，固合始於老臣，化及班列，岂可轻为此举，以乱国章？国章乱於上，则庶政隳於下，海内之政皆乱，则国家又安得永代而无患哉？陛下苟能从臣之言，俯察诚请，彼贪荣冒进者，亦将各让其所兼之官，自然天下文明，百工式叙，太平之业，可得而复也。臣诚蒙鄙，识昧古今，志之所切，实在於此。

【题解】上文载于《全唐文》卷三百三十二。广德二年（764）十二月，郭子仪上表辞谢尚书令一职后，唐代宗不同意，下诏让他赶快到尚书省理事，让文武百官前往庆贺，还命令五百禁军骑兵执戟扈从。郭子仪再上此道奏表，表示坚辞尚书令的决心，并指出当时赏官过滥，请求代宗纠正此弊，并从自己做起。代宗接到此表后，亲笔作诏回答，表示“曲从德让”，并命史官将郭子仪辞让尚书令一事记入史册。《旧唐书·代宗本纪》记“子仪三表让尚书令”，《全唐文》只录有两表。

让华州及奉天县请立生祠堂及碑表

臣子仪言：臣得同华州节度使、华州刺史周智光牒称：得耆寿薛远等状，以华州是臣所生之地，奏请与臣立纪功颂德碑。天慈曲临，已蒙听许。又得奉天县令程暹状，得百姓仇廷珍及僧山海等状，亦请与臣立碑及生祠者。伏以皇家受命，祚运延昌，虽妖孽暂兴，而天地终泰。收两京之际，陛下亲总元戎，臣忝职驱驰，躬执鞭弭。指踪逐寇，皆圣主之雄图，靖难夷凶，顾微臣而何力？又奉天之役，大挫渠魁，亦仗天威以集戎事。必欲纪之金石，播美无疆，理合昭宣圣功，垂於不朽。岂臣薄劣，辄敢当仁？寤寐兢惶，莫知死所，疮痍之後，凋瘵未平，更属春时，实妨农业，乞回成命，一切勒停。庶老臣无贪天之责，疲人有息肩之望。恳款迫切之至！谨奉表陈让以闻。

【题解】此文载于《全唐文》卷四百五十二，由郭子仪的幕僚邵说代为草拟。广德二年（764）八月，仆固怀恩引吐蕃十万众入寇，形势危急，郭子仪沉着应战，于十月在奉天（今陕西乾县）大败敌军，这就是表中所说的“奉天之役”。此战胜利，使朝野内外都十分振奋。华州作为郭子仪的故乡，奉天作为此战胜利之地，分别向朝廷上书，要求为郭子仪立碑、建生祠，以彰功颂德，代宗也予准许。郭子仪得知后，深为不安。他认为自己功业至薄，且内忧外患未根本解除；加之战乱之后，需与民休养生息；又当春时农忙，不应为此而滥用民力。因此他连上四表，恳请代宗收回成命，停止立碑建祠之举。表章语言恳切，态度真诚，其忧国忧民、居功

不傲之情，跃然纸上。此为四表中的第一表。从表中“奉天之役，大挫渠魁”；“更属春时，实妨农业”等句来看，此四表当作于广德二年（764）十月“奉天之役”以后的永泰元年（765）春。

谢男尚公主表

臣某言：伏奉某月 日恩制，授臣男暧试殿中监、驸马都尉，尚升平公主。圣慈曲被，焜耀私门，揣分惭恩，以荣以惧。臣本寒素，愧非闾闾。幼男弱稚，又乏义方。陛下以臣备位台司，服勤王室，特收贱族，许以国姻。宗党生光，室家同庆。门开鲁馆，地列沁园。事出非常，荣加望外。恩深意重，何以克堪。糜躯粉骨，不知所报。无任感戴受恩之至！

【题解】此文载于《全唐文》卷四百四十六，由郭子仪的幕僚吴颂代为草拟。据《资治通鉴》，郭暧于永泰元年（765）七月尚升平公主，此表当作于此一时期。郭暧是郭子仪六子，升平公主是唐代宗第四女。“尚”，专指娶帝王之女。

请停亲征表

臣某言：经略副使、太子右谕德傅涛至，伏承銮驾，欲有亲征。恭闻圣旨，载惶载惧。臣以薄劣，谬总元戎，受命於朝，成师以出，虽志期静难，而力未摧凶。邦甸多虞，有貽圣虑，遂使六军雷动，七萃天行，臣实无能，万死馀责。然臣面辞之日，已具奏闻：“假令寇

贼猖獗，犹愿陛下务於持重，内安宗庙，外固人心。”臣之素怀，正在於此。纵微臣智力浅短，终无所成，陛下仍须别择英才，授之师律，岂有事非至切，便欲亲戎？诚恐上国衣冠，自生震恐；远方士庶，更有惊疑。以臣观之，窃谓非便。凶虜伤沮，其势式遏，天威赫赫，所向皆靡。陛下责成之日，愚臣死难之秋。伏望付臣以专征，委臣以集事，回鉴上国，端拱中朝。岂惟微臣受赐，抑亦万方幸甚！谨奉表以闻。

【题解】此文载于《全唐文》卷三百八十六，由郭子仪的幕僚独孤及代为草拟。永泰元年（765）九月，仆固怀恩诱使回纥、吐蕃等部族数十万大举入侵，直逼京城长安。郭子仪等各路唐军分道拒守。唐代宗面对咄咄逼人的入侵，惊慌失措，下令亲征，实欲出逃。郭子仪闻之，立即从泾阳（陕西今县）驻地上此表，请代宗收回成命，坐镇长安，安定人心。代宗见表后，接受了郭子仪的建议。郭子仪专心御敌，击退了这次入侵。

谢内园果栽并令府县供花药状

右，臣得男曜状称，伏奉圣旨，缘臣庄栽蒔，赐内园果树。又令府县与竹，及同栽花药等。今月十日，仍令开府鱼朝恩以下到庄检校者。谬承天眷，累沐恩私，事有至微，亦关圣虑。顾唯别业，封植未成，特降明命，赐臣甘木。移根上苑，擢秀中园，发挥池馆之胜，实

荷生成之力。侍臣中贵，接武员来，墟落生光，里闾增庆。况内园所赐品类已多，府县更供，窃忧烦扰。在臣诸已，先有不敢，重此劳人，望停府县所供，曲遂微臣至愿。

【题解】此文载于《全唐文》卷四百二十五，由郭子仪幕僚于邵代为草拟。郭子仪一次领兵在外时，代宗因其别墅栽种草木，特赐皇家花园的果树，又令当地府县供应竹及花药等。郭子仪从其长子郭曜的书状中得知后，即上此表。在表示感恩的同时，希望停止府县供应，以免烦扰劳人，增加地方负担。表中提到宦官鱼朝恩，而鱼朝恩死于大历五年（770）三月，故此表当作于大历五年（770）三月之前。

论吐蕃书

朔方国之北门，西御犬戎，北虞獫狁，五城相去三千余里。开元、天宝中，战士十万，战马三万，才敌一隅。自先皇龙飞灵武，战士从陛下收复两京，东西南北，曾无宁岁。中年以仆固之役，又经耗散，人亡三分之二，比於天宝中，有十分之一。今吐蕃充斥，势强十倍，兼河陇之地，杂羌、浑之众，每岁来寇近郊。以朔方减十倍之军，当吐蕃加十倍之骑，欲求制胜，岂易为力？近入内地称四节度，每将盈万，每贼兼乘数四，臣所统将士，不当贼四分之一，所有征马，不当贼百分之二，诚合固守，不宜於战。又得马璘牒报，贼拟涉渭而南。臣若坚壁，恐犯畿甸；若过畿内，则国人大恐，诸道易摇。外有吐蕃之强，中多易摇之众，外畏内惧，将何以安？臣伏以陛下广制胜之术，

力非不足，但虑简练不精，进退未一，时淹师老，地阔势分。愿陛下更询谏议，慎择名将，俾之统军，於诸道各抽精卒，成四五万，则制胜之道必矣，未可失时。臣又料河南、河北、山南、江淮，小镇数千，大镇数万，空耗月饷，曾不习战。臣请抽赴关右，教之战阵，则军声益振，攻守必全，亦长久之策。臣猥蒙任遇，垂二十年，今齿发已衰，愿避贤路。止足之诚，神明所鉴。

【题解】上文载于《全唐文》卷三百三十二。大历九年（774）二月，七十八岁的郭子仪从防备吐蕃的前线回长安入朝，代宗单独接见了。代宗谈及吐蕃强盛，西部苦战不堪，慷慨激昂，以致涕泪交流。郭子仪“既退，复上封论备吐蕃利害”，并因自己年老体衰，请求辞职让贤。代宗诏书答道：“卿忧深虑远，殊沃朕心，始终依赖，未可执辞也。”

除上述简介的之外，郭子仪的奏表还有如下几篇：

请改元立号表	载《全唐文》卷三百三十二
上尊号表	载《全唐文》卷三百三十二
上章敬皇后谥表	载《全唐文》卷三百三十二
让太尉第二表	载《全唐文》卷三百三十二
上黑禾奏	载《全唐文》卷三百三十二
贺南郊大礼表	载《全唐文》卷四百五十二
让华州及奉天县请立生词堂及碑第二表	载《全唐文》卷四百五十二
让华州及奉天县请立生词堂及碑第三表	载《全唐文》卷四百五十二
让华州及奉天县请立生词堂及碑第四表	载《全唐文》卷四百五十二
谢兼河东节度使表	载《全唐文》卷四百五十二
谢腊日赐香药表	载《全唐文》卷四百五十二
祭贞懿皇后文	载《全唐文》卷三百七十二
出上都赴奉天行营敕赐锦战袍并口脂等谢表	载《全唐文》卷四百三十九
请授亲王四节度大使及五府大都督表	载《全唐文》卷四百三十九

2011 年 10 月 22 日